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顔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

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意意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予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戕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説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

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盖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㡬乎斯語

勉齋黄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

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扵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愽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扵韋齋為同門

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

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

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

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

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

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隠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

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
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
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
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
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
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

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
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
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
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疏密先生旣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
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
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
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

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修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

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葢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

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鹵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

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

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

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蹐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

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由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

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其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㫖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黒白辯其節

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葢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

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

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

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

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襃

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緄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

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擭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

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怳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劑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詁其外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

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别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盖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

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茍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躪躒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覩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

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傳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淩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

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

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覩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

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
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録雜説舉輙成誦微醺
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
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
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
温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
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

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

交脩五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覲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閲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道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顔曾羣弟子左右羽異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没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

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

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

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

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

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絶焉莫之續

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

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

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

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閒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别白之亦幾無餘藴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内羣獻之精藴百家之異指

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恊力以閑
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
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
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
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
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
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

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葢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徛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

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逺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髪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説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

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

學莫先於義理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

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閭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孟子沒而義利之説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
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
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
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
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説遺經以開聖
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
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
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

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
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
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
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
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
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
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
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敬夫最不可得

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

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秖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

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

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説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　問東萊慱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　𥘉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

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治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治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麄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麄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

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
卿作序者是僣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
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
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
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
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

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縁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甞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

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加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

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

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賛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

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

性不知所學何事　某向與子靜説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説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説無意而説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

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强採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内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内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

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
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
則一也豈可一一湏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
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
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
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
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
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

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

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書只見他許多麄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禀之性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

門何嘗有這般説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顔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説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説破處他所以不説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

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

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叚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駡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

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顔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

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説話　因説子静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

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

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

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

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

定是如此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

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

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

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

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髙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歴討論

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李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黄直卿明慮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陳安卿論顔子卓爾之説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 陳才

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决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　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

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　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

負英邁之氣緼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奥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

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
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
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
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
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説悉抜其根而辨其
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

甞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甞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甞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録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

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觧尤長於天文地
理樂律歴數兵陣之説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
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
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
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
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
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
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仲默父師之託凛凛焉常

若有負盖沉潜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有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

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

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黄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禄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黄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吴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

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

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别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顔子歿其學不傳曽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曽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曽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

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

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盖庶幾乎不悖不惑
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
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
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
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説行朱氏祖述而發明
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
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
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

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慱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

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

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𢢔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蘓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蘓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

受殊孟浪也今始閗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
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
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
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
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　先生自
得伊洛之學氷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
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

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主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

民爲已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凛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脩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

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毁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説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

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

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殁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亾随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静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㫖其於斯文互有發

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齡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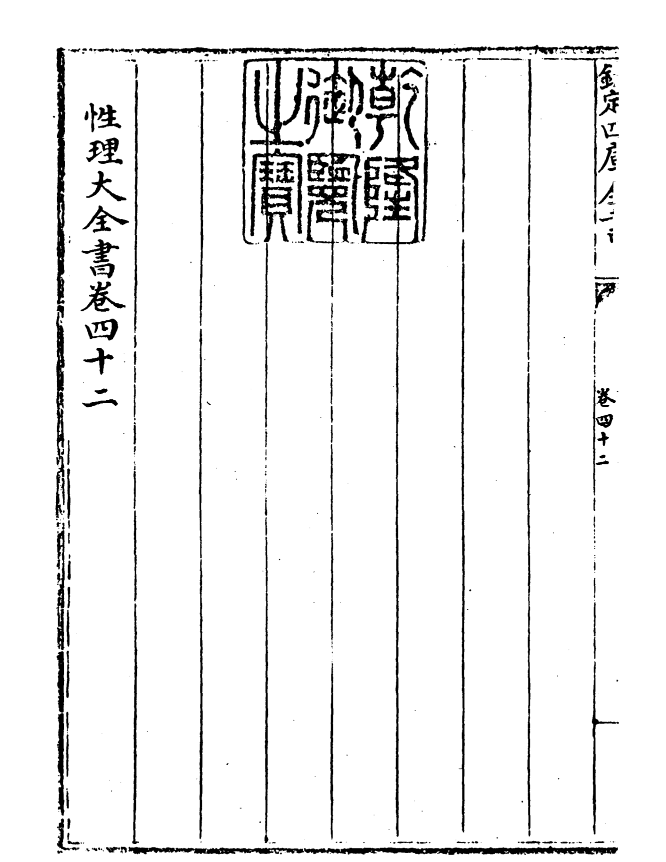
許文正公為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

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藴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彦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甞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

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叙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部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

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二